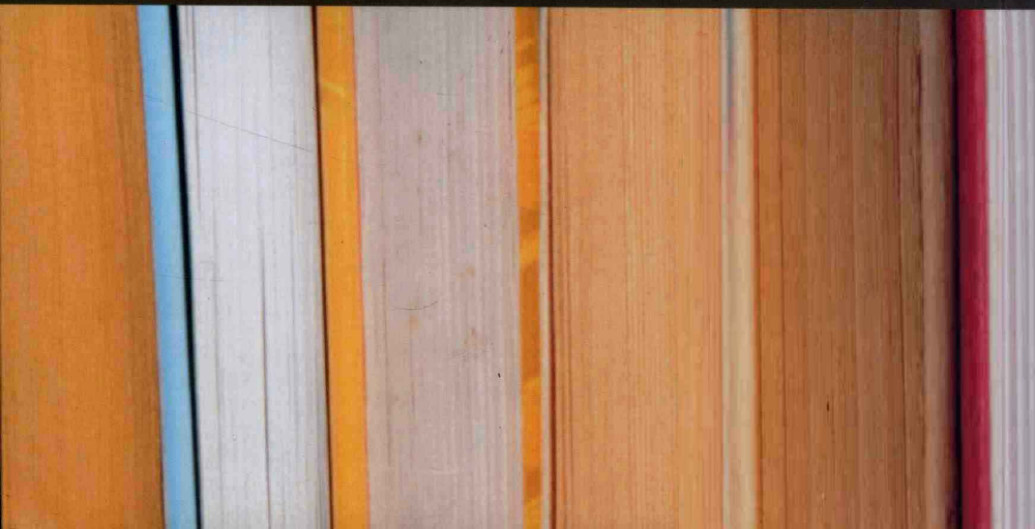


甘耀明 張惠菁 陳雪 郝譽翔 成英姝 黃錦樹 駱以軍 朱少麟 鍾文音 蔡素芬 楊照 林俊顯 賀景濱 朱天心 陳玉慧 阮慶岳 朱天文 林宜濱 張貴興 王定國 蘇偉貞 平路 李昂 宋澤萊 舞鶴 東年 黃凡 廖輝英 李永平 施叔青

小說 30 家

下

主編 蔡素芬



小說 30 家

下

主編

蔡素芬

台灣文學30年菁英選 1978~2008

小說三十家 (下)

Chiu Ko Anthology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1978-2008
Fiction

總策劃：李瑞騰

編輯委員：白靈、陳義芝、阿盛、蔡素芬、李瑞騰、陳素芳

主編：蔡素芬

發行人：蔡文甫

發行所：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

台北市八德路3段12巷57弄40號

電話／02-25776564・傳真／02-25789205

郵政劃撥／0112295-1

九歌文學網：www.chiuko.com.tw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1738號

印刷所：晨捷印製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顧問：龍躍天律師・蕭雄淋律師・董安丹律師

初版：2008（民國97）年4月10日

定價：平裝350元

精裝450元

（平裝）ISBN：978-957-444-486-1

Printed in Taiwan

（精裝）ISBN：978-957-444-487-8

（缺頁、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本公司更換）

編輯體例

- 001 文學民主的實踐（總序） 李瑞騰

- 007 家國與私密混聲（主編序） 蔡素芬

上冊

- 012 施叔青（一九四五——） 行過洛津（節錄）

- 034 李永平（一九四七——） 雨雪霏霏（節錄）

- 050 廖輝英（一九四八——） 輾轉紅蓮（節錄）

084

黃凡

(一九五〇——)

大學之賊 (節錄)

108

東年

(一九五〇——)

燒王船

118

舞鶴

(一九五二——)

微細的一線香

148

宋澤萊

(一九五二——)

廢墟台灣 (節錄)

174

李昂

(一九五二——)

牛肉麵

194

平路

(一九五三——)

何日君再來 (節錄)

218

蘇偉貞

(一九五四——)

時光隊伍 (節錄)

244

王定國

(一九五五——)

苦花

262

張貴興

(一九五六——)

我思念的長眠中的南國公主 (節錄)

280

林宜澐

(一九五六——)

男人經過女人

288

朱天文

(一九五六——)

巫言 (節錄)

318

阮慶岳

(一九五七——)

蝴蝶

336

陳玉慧

(一九五七——)

海神家族 (節錄)

380

朱天心

(一九五八——)

去年在馬倫巴

398

賀景濱

(一九五八——)

去年在阿魯吧

430

林俊穎

(一九六一——)

廢邊社傳說

446

楊照

(一九六三——)

一九四八・人尋

484

蔡素芬

(一九六三——)

潮聲

500

鍾文音

(一九六六——)

陸上行舟

520

朱少麟

(一九六六——)

地底三萬呎 (節錄)

536

駱以軍

(一九六七——)

月球姓氏 (節錄)

554

黃錦樹

(一九六七——)

我的朋友鴨都拉

572

成英姝

(一九六八——)

那不是我丈夫

586

郝譽翔
(一九六九——)

萎縮的夜

604

陳雪
(一九七〇——)

陳春天
(節錄)

624

張惠菁
(一九七二——)

末日早晨

662

甘耀明
(一九七二——)

蘭王宴

小說 30 家

陳玉慧

(二九五七——)



熱中於戲劇表演的陳玉慧，早期寫《徵婚啓事》即有濃烈的戲劇感，她先在報紙刊登徵婚啓事，再根據與四十二位徵婚男子的對話，寫成《徵婚啓事》，陳玉慧的膽識與不願墨守窠臼的創意幾見端倪。

她以自我放逐與追尋的心靈遠走他國，足跡所到之處即她學習之處，對歐洲尤有識見，廣泛的興趣、敏銳的觸覺和易感的心靈，促使她持續寫作，以散文之筆不斷探索自己，抒寫見聞，同時兼具劇本和小說，小說的成績由《海神家族》收其大成。

《海神家族》是個人的家族史，也是台灣近代史的縮影，陳玉慧做足功課，對歷史和民間習俗資料的蒐集詳盡，在台灣作家書寫家族的潮流中，《海神家族》特別能呈現一個與台

灣近代史有切膚之痛的家族歷史。小說結構以多視角交織，起伏跌宕，宛如長篇樂章，悲沉雄渾低迷高亢，迴蕩著三代女性的情感幽祕，與男性對家庭的無以為力，對家國的難以酬志。

作者透過尋根書寫，釋放仇恨，達到寬容的理解，以此情懷投射台灣的族群關係，別具耐人尋味之意。

〈要是你知道我以前多麼孤單〉一章裡的外婆三和綾子，是故事源起相當重要的人物，日籍女性與台籍男士的婚姻結合，開啓了從殖民時期經歷戰爭到國民黨接收台灣，二二八事件影響整個家族命運的故事結構，同時也開啓陳玉慧羅織真實與虛構的說故事能力。

陳玉慧，文化大學中文系畢業，法國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歷史系及文學系碩士，語言系博士班。曾參與歐美重要劇場的表演和實習，在台灣發表過多齣自編自導的舞台劇。移居德國後，從事平面媒體歐洲特派員工作，除了中文寫作，也在德國媒體發表作品。小說作品有《徵婚啓事》、《獵雷——一個追蹤尹清楓女記者的故事》、《你今天到底怎麼了》、《海神家族》獲台灣文學獎長篇小說金典獎及其他散文作品、劇本多種。

海神家族（節錄）

要是你知道我以前多麼孤單

——外婆三和綾子的故事

一九三〇・台灣基隆港

君が代は

千代に八千代に

さざれ石の

巖となりて

苔の生すまで

（吾皇盛世兮，千秋萬代；砂礫成岩兮，遍生青苔；長治久安兮，國富民泰）

三和綾子站在基隆港口的碼頭上，等著她的未婚夫吉野。

是秋天一個中午，天氣鬱熱得像蒸籠，她不停地流汗，她可以感覺到包在和服裡的身體都是汗水，而臉上都是灰塵，鼻梁上架的眼鏡幾乎要往下滑，她跼著木屐，心情頗為緊張，來接她的人她只見過兩次面，未來會一起共同生活。她對他所知不多，身上只有一張他送給她的照片。

港口碼頭上都是大和丸上的旅客和來接旅客的親友，三和綾子盯著站在碼頭上的人，發現這裡的人絕大多數都穿白衫，其中也有人抬著中國轎子來接人，她從未看過轎子，便好奇地打量了一下，更遠處一輛轎車駛過街道，立刻掀起漫天的風沙。

三和綾子在人群中探頸尋覓，會不會她錯記未婚夫的長相？不，她確定沒有一個是她在等待的人。這裡便是台灣，被日本國總督府統領的台灣，過去幾個月她收到好幾封吉野的信，吉野在信中這麼描述台灣：毒蛇遍地的地方，人的臉上都是刺青，他們以打獵維生，偶爾會殺人頭來祭神靈。

皮鞋叩路的聲音在耳後響起，她一緊張，手上的一盒以布綁好的禮盒不意掉在地上，那是她未婚夫最喜歡吃的和果子。剛才在碼頭上維持秩序的日本警察靠近她問，「是內地人嗎？哪裡來的，有人接行嗎？」他還沒問完，三和綾子立刻便點頭，彷彿他的發問立即可以幫她找到人。

「內地人？」警察又問一遍。「琉球。」她也不確定琉球是否是內地。

「是嘛！」這名日本警察沒有任何表情，拾起禮盒交還給她。他提著一把劍，靴子又黑又亮，一頂黑色寬帽襯托他的臉顯得很有英氣。但剛才她在下船時看到他時，聽到他不客氣地對幾個返鄉的台灣人「里拉」、「里拉」（你啊）喊著，但他對她至少稍稍客氣，令她受寵若驚。

「誰來接你呢？」可能警察也對一個隻身從琉球出來旅行的少女感到好奇。綾子將手上另一包

行李放下，拿著手帕按著臉上的汗漬。

「我的未婚夫吉野，在霧社馬力巴駐在所服務的吉野。」「霧社？」他以狐疑的眼光看著她。「霧社。」她肯定地再說一次，她以為她發錯了拼音，而警察狐疑的表情更嚴重了，他沒再出聲。

那一年是昭和五年，三和綾子十八歲，形單影隻到台灣來投靠她的未婚夫。她還沒愛過別人，也還沒有人愛過她。

她的父親是出海人，在她三歲時出海後再也沒回到陸地，母親隨後也死於難產，她和弟弟由舅舅撫養長大。舅舅是個沒有意見的人，因為舅媽不喜歡她，遂也逐漸放棄對綾子的關愛，初中畢業的綾子便留在家裡幫忙曬魚乾、魚卵的家計。

這一年初春，好心的鄰居為綾子作媒，對象是同村的吉野，那時吉野已去過日本本島接受過警察事務練習，被派至台灣任職，他正準備離開琉球。

在舅舅家，她有做不完的家事，除了必須清洗衣物、撿柴生火、準備三餐，還有曬魚乾的工作，而弟弟卻得以和表姊妹一起出遊。無論她做什麼舅母總是嫌棄，她不停地工作，從未得到任何鼓勵，只有責備和抱怨。

有時，綾子也略感悲傷，她看著自己親愛的弟弟逐漸向舅母靠近，而有意無意地忽略她，他

總是將頭別開，以企圖避開她注意他的眼光。

沒有人與她主動說過內心話，在失去父母後，她也漸漸失去了弟弟。她成爲這個家的累贅。她在這個暫時居住的空間裡成爲她父母的鬼魂縮影，影子在時間中傾斜而去。

綾子向自己發誓，無論未來如何迎接她，她都要離開這裡，如果可能，遠走高飛，在所不惜。當她第一次與吉野見過面後，舅母喜孜孜地問她：你覺得如何呢？她立刻點頭答應了。她答應的是自己要離開舅母的決心。

綾子與她的未婚夫吉野第一次見面時，只看到他的眼鏡樣式跟她的一模一樣，當天都是她的舅媽和吉野說話，她陪坐在旁邊。

第二次見面是爲了訂婚，他送給她一張他的照片。那是她第一次聽到大家談起台灣，她喜歡這個字，她覺得台灣這個字代表著希望。那次席上她聽到吉野告訴大家，那是一個到處都是鳳梨、香蕉、甘蔗等熱帶水果的地方（她後來最喜歡的水果是釋迦），那裡的女人還綁著小腳，穿著如雲彩那麼柔軟的絲綢，躺在中國床上吸食鴉片。

那一天，她沒有等到她的未婚夫，等待她的是一具沒有頭顱的身體。原來吉野已於三天前被高砂族人殺害了，那就是霧社事件。

三天前是霧社公學校運動會，吉野和駐在所的長官連袂前往參加。泰雅族人因長期受到日本人「理番」政策的壓抑，那一天，由馬赫坡社頭目莫那·魯道率領各社族人發難，趁公學校舉行運動會時，攻擊在場的日本人，一百三十多位日本警察、教師、家長和學生全慘死在憤怒的泰雅族青年手下。

霧社山區已進入軍事管制，全面封鎖，交通斷絕，手押台車也停止行駛。三和綾子在埔里等待了數日才得以和日警一同上山。

霧社公學校的教室已成爲停屍間，無數屍體已排至操場。才一接近學校大門，死屍的臭味便撲鼻而來。

「不知道你有沒有勇氣辨認屍體？」一位警吏問她，並在拍字簿上尋找姓名。「是的，吉野。」她點頭並小聲地說，同時忍住惡臭和內心的恐慌。

當他指引一具無頭的身體要她辨認時，她因驚嚇過度，一時失音，以至於之後好幾天都不能說話。她衝出教室，一直跑到操場外，她大力呼吸著，然後她將早上吃的稀飯全吐了出來。

操場上圍站著一大隊從外地調度來的日警和幾個剛剛從台北趕來的軍官，飛機在山區裡巡迴，隆隆的轟炸聲從山谷傳來，沉重的悲悼氣息混合於山嵐中，霧氣彌漫著，逐漸包圍住她。

一種無以名狀的東西包圍著她。

除了轟炸聲她還聽到不連續的槍聲，退避至深山裡的泰雅族人仍在做最後搏鬥嗎？她跪在草

地上想，如何辨認吉野的身體呢？她不認識他的身體，她再不可能認識他的身體。她也從來不認識任何一個男人的身體。

他的身材不高，還有什麼特徵嗎？她回憶著，眼淚不斷地湧出，她其實不想回憶，她和他之間並沒有太多回憶。她握著有人交給她的一隻鏡片已破碎的眼鏡，她仔細地辨識，發現這隻鏡框比她的大出許多，雖都是玳瑁框，但顏色較深，她連他的眼鏡都無法確定，還記得他什麼呢？她努力地想著，只怕連他微笑的模樣都記不住，但現在並不需要記住他的笑容，沒有人要她去記這些。

她住在吉野的宿舍裡，發現吉野訂做了新的棉被，也買了一只木製的澡盆，房間整理過，他的衣服都整齊地排列在櫃子裡，他的鞋子大得像隻小船，房間裡有一股樟腦花香，夜晚的空氣涼涼的（在多年後有人說起日本人以毒氣毒害高砂族時，她感到驚駭莫名，不敢置信），躺在吉野睡過的被子裡，一整夜她都沒睡著，沒有吉野的未來茫茫，她沒有看到出路。

她在舅舅家時，記得舅舅與別人談過牡丹社事件，那是一八七一年，一艘琉球來的漁船因颱風來襲，便靠岸台灣屏東附近，但船上的漁人卻被山番殺害。

清晨時分，光線才略略照進房間，她便起身，在屋後看到一小隊日軍隊伍在宿舍後方的山丘搜索，也看到群鳥亂飛，附近一隻狗正斷斷續續哀鳴著，她想，高砂族人若要再出草，不如殺了她吧。來吧，現在就來吧，斬她的首吧。

這個世界毫無理由便拋棄了她，她已成爲無家之人，哪裡都去不成。隨後，她又後悔她這麼想過。她有許許多多奇怪的念頭，她還是個少女，現在她被迫成爲一個獨立的成人。